

言文
對照

清代文評註讀本



用適修自科委

行印局書界世海上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四版

言文
對照

清代文評註讀本（全三冊）

【每部價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分發行所

北
京
煙
台
衡
州
徐
州
校
遠

天
津
武
昌
重
慶
廣
州
邢
台

奉
天
漢
口
南
昌
汕
頭
合
肥

吉
林
宜
昌
蕪
湖
寧
波
安
慶

太
原
長
沙
杭
州
嘉
興
福
州

濟
南
常
德
溫
州
蘭
州
保
定

總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者

印刷者

評選者

世界書局

上海四馬路紅屋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錫山秦同培

對言
照文

清代文評註讀本下冊目錄

傳狀

王山傳(馮景).....	一
奇奴傳(馮景).....	六
獨奕先生傳(魏禔).....	一〇
高節婦傳(方苞).....	一四
吳順恪六奇別傳(王士禎).....	二〇
芋老人傳(周容).....	二八
石哈生宋石芝傳(彭端淑).....	三六
程巽行傳(吳定).....	四七
息庵翁傳(彭績).....	五一

來孝女傳(姚瑩).....五四

書侯振東(胡天游).....五八

沈雲英傳(夏之容).....六二

曾孝女傳(彭紹升).....六七

贈序

贈趙良冶序(戴名世).....七二

送孫侍讀還朝序(吳敏樹).....七五

送皇甫生序(胡天游).....七九

送沈茱園序(劉大櫟).....八三

序跋

跋蔣湘帆尺牘(吳汝綸).....八六

題玉露禪院(吳汝綸).....	八九
富國策序(吳汝綸).....	九三
青門旅稿自序(邵長蘅).....	九六
嬰礪課誦圖序(王拯).....	九九
教女遺規序(陳宏謀).....	一〇四
童子撫談序(陳康煥).....	一一〇
論辨	

蘭相如返壁論(梅曾亮).....	一一七
韓非論(梅曾亮).....	一二〇
論仁(魏源).....	一二四
自立(張士元).....	一二六

說小木匠(彭翊).....一三〇

乞者說(尤侗).....一三三

老農夫說(戴名世).....一三八

漢高帝論(周樹槐).....一四一

雜說(魏祥).....一四五

晏平仲論(俞樾).....一四六

奕喻(錢大昕).....一五一

張良論(彭蘊華).....一五五

狙擊論(周容).....一五八

碑誌

石君硯銘(吳敏樹).....一六四

先生瞿駿誌銘(吳天游)……………一六八

卓行碑(彭紹升)……………一七一

哀祭

祭朱竹君學士文(姚鼐)……………一七七

祭湯海秋文(曾國藩)……………一八〇

對言文
清代文評註讀本 下冊

王山傳

馮景

著墨不多
而主僕恩
誼盡情吐
出
病革一段
以語代敘
事法從史
記得來
連用若字
奇妙
回應下文
竟留不去
爲上策

王山者。歸安縣重潮村人。生六歲。其父鬻於嫠人范堯章爲奴。堯章旅寓菱湖。待山有恩。已而堯章老益貧。山壯未有室。爲主經營。生計日夕。盡瘁不私。絲粟堯章甚誼之。病革。謂山曰。若苦矣。我妻我子不逮若之事。我勤我病累月。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眼脂糊兩匡。而炊藥不衰。若苦矣。我還若賣身券。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曰。奴六歲事主。於今四十年。恩猶父子。奴之去留不在券也。堯章歎息良久曰。雖然。子苦矣。吾終還子券矣。遂還山券。而歿。山竟留不去。傭庖取值以供主母。堯章僅遺棲樓二間。棺停其中。未葬。隣

神氣活現
如見其人
妙手是寫
論引蔡順
古初用事
極合

火發將及樓時。水涸風烈。煙燄蔽空。山趣主母幼主亟去。主曰。如
匿何。山曰。山力能出。出之不能。則與匿同燼矣。遂閉門拒火。撫匿
呼天。火燎檐山。以貯水。仰澆之。俄而風迴。火熄。是夜焚者三百家。
范氏樓獨存。康熙癸酉仲春事。

馮子曰。昔蔡順母棺未葬。火逼其廬。順伏棺叫天。火遂越燒他室。
長沙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
之滅。今又於王山見之矣。

評 是文先述主僕互結恩義。然後接入病革時一段情語。局勢便覺舒暢。步驟便覺從容。文
章之妙。全在乎是。敘次亦歷落蒼莽。勁氣內轉。極似昌黎。

註

●【歸安】縣名、舊屬浙江湖州府、今改爲吳興縣、●【癸】今浙江金華縣、唐

時爲婺州、②【菱湖】鎮名、在吳興縣東南、③【壯未有室】（禮記）「三十曰壯有室」未有室、言未娶妻也、④【絲粟】極言物之微也、⑤【荒】讀如亟、病劇也、⑥【交睫】閉目安睡也、睫、音接、目旁毛曰睫、⑦【眼脂】眼中所出之黏質也、⑧【兩匡】兩目眶也、⑨【賣身券】舊制、鬻於人、則書券爲據、謂之賣身券、⑩【棲樓】小樓以棲身者、⑪【趣】讀如促、催促也、⑫【厪】同柩、棺也、有尸謂之柩、⑬【孽順】後漢安城人、字君仲、以孝聞、事見（後漢書本傳）、⑭【長沙】今縣名、爲湖南省治、⑮【古初】後漢臨湘人、光武時太守鄧鄠甄異之、首荐於朝、

譯俗

有叫王山的，是歸安縣重湖村人，生了只六歲，他父親就把他賣給婺人范堯章那裏做僮奴的。堯章寄居在菱湖鎮上，待王山很有恩情，後來堯章年紀老了，家裏越發窮，王山年紀三十歲，還沒有娶妻，只是替主人籌劃謀

生的計策，一天到夜的勞苦，一些兒不私下拿他的東西，堯章十分感激他。堯章到了病得危險的時候，對王山道：「倒苦了你了！就是我的妻，我的兒子，也及不得你服侍我的慇懃，我病得一連幾個月，你從沒有解掉衣裳，閉眼睡覺，你的眼睛兩眶，糊滿了眼液，却還在那裏煎藥，一些兒不衰惰，你真難爲得很了。我現在還你的賣身券，我死了之後，任憑你到那裏去罷。」王山聽了這話，哭起來道：「我六歲便服事你主人的，到了現在，已經四十年了，恩情好得像父子一般，我的去留，決不是爲了張賣身憑據的。」堯章歎息了好久，說道：「話雖這樣說，但你很爲難了，我終究要還給你的賣身券的。」就給還王山的賣身券，沒多一刻就死。山却終究留在那裏，不肯去，反而替別人家做了一個廚子，把所得的工錢，拿來供養主母。

堯章沒有別的遺產，只有留下的二間小樓，那堯章的棺材，就停在這小

樓裏面的，還沒有殯葬。鄰家忽然起了火，要燒到小樓了。這個當兒，河水很乾，風又厲害，烟頭遮住了天空。王山便叫主母和小主人趕緊逃出去。主母道：「那棺材怎麼處呢？」王山道：「我力氣能夠拿得出，就拿他出來，若是拿不出，我便和棺材一同燒死在裏面了。」立刻就關上門，擋住火勢，摸着棺材只是喊天。火燒到屋檐下，王山便把預先存貯在那裏的水，向上面澆去。過了一會，風掉了一個方向吹去，火便熄了。這夜房子燒掉的，共有三百家，只有姓范的樓留着。這是康熙癸酉年二月裏的事情。

馮子道：「從前蔡順的母親，棺材還沒有殯葬，火燒近他的房屋了，順便伏在棺材上，儘在那裏喊天，火便跳過去燒別人家的房子。長沙有個孝子，名叫古初，他父親死了沒有出殯，鄰家不小心起了火，初便爬在棺材上，拿身子抵擋火勢，火也竟就熄滅了。這兩件事以後，現在又在王山身上看見

着他了。」

奇奴傳

馮景

不從本人
說起早傳
之變體
宜言二字
眼光已伏
射奴嘆一
汝字忽而
若字代忽
而而字代
均有注意
學者宜注
意之真面
目

罵盡當世
士大夫

甲子秋。皇_二帝避暑塞外。有人衣短_四後無冠。跣伏道旁。大呼萬歲。上聞止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上覽其奏而未半也。問若何人。對曰。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上怒曰。是而所宜言邪。奴敢爾。奴敢爾。杖而流_七諸關外。監行伍伯路問曰。若何爲者。朝中人林立。少若言耶。爲人奴。良苦。然猶愈於死。今烏喇得流人。繩繫頸。獸畜之死。則裸而棄諸野。且官人直言作忠臣死。卽揚大名耳。若卽死。後世誰知者。而乃若是。奴仰天歎曰。此而公所以欲死也。吾爲人奴。雖勞苦不廢書。見今世務。宜言甚多。意頗望臺省。或此月不言。

未出關沒
應上文流
諸關外
虛已納諫
等語是迴
護皇帝處
專制時代
此不得不
如

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年至明年。復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迫而爲此。吾常恐未獲死所。今若此。卽魂魄不愧。創甚不能行。未出關而沒。伍伯還京師。告人如此。馮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人者。不言。迺爲人奴者。言邪。且皇帝仁聖。尙能虛己納諫者。特不欲以一奴辱朝廷。輕當世士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是奴奴其身而儒其行。真奇奴也已。

評

宜言者不言。爲是篇要旨。有無限感慨。文妙在先。述伍伯一段。不宜言語。然後跌入奴不得已之言。自有邱壑幽邃之觀。是爲蓄勢法。奴奇文亦奇。

註

●【甲子】康熙二十三年也。●【皇帝】卽清聖祖。名玄囂。●【塞外】謂古北口、今直隸口北道、及熱河特別區域地、聖祖於二十三年五月、至古北口避暑、八月還京師、●【短後衣】（張協七命）輿臺笑短後之服、謂衣之後幅較短便於作

事也、**⑤**【比部】刑部也、**⑥**【杖】清刑律、罪人用大荆杖決打、自六十至一百、爲五等、**⑦**【流】五刑之一、清律衝突儀仗、妄行奏訴、發近邊充軍、卽流刑也、**⑧**【伍伯】行刑之人也、（後漢書）黃祖大會賓客、禰衡言不遜順、祖大怒、令伍伯將出、欲加箠、**⑨**【烏喇】卽寧古塔、今吉林寧安縣治、**⑩**【官人】言有官職之人、**⑪**【而公】奇奴自稱也、**⑫**【臺省】漢尙書稱中臺、在禁省中、故稱臺省、（漢書）漢魏以來、權歸臺省、

譯俗

甲子年的秋天，皇帝到關外去避暑，有一人穿了後幅短着些的衣裳，也不戴帽子，伏在路旁邊，大喊萬歲。皇帝聽了，便停住車子，問他爲什麼，那人答道：「我是條奏十二件時事的。」皇帝接過了奏摺，還沒有看得一半，便問你是麼什人，那人答道：「我是刑部郎中某人家的奴僕。」皇帝怒道：「

這是你應該說的麼？你奴才卻敢這麼樣？你奴才却敢這麼樣？」就用刑杖打他，並把他充軍到關外去。

押他走的差人，在路上問他道：「你怎樣要這麼呢？朝裏邊的人多着，難道獨少了你的說話麼？你做了別人的奴僕，雖然是很勞苦，比較去死總好些，現在烏喇地方，得了你們這些充軍的人，便拿繩子縛住你頸脖，像走獸家畜一般，死了，就光着身子，拋他到野外去，而且做官的人，說了直話，還算個忠臣，就是死，也把名聲傳揚開去，是值得的，像你這樣死法，後代那個曉得？你何必要這麼呢？」奴抬着頭嘆氣道：「這就是我老頭兒要去死啦！我做了別人家的奴僕，雖然是勞苦，但我終究沒有荒廢掉讀書的工夫，現在的世事，該應說的很多，只希望那些衙門中，或是這個月不去說，那個月必定會去說的，不料過了好久，仍舊是默默無聞，又想今年不去說，或是明

年必定會去說的，不料到了明年，仍舊是這樣。從今天以後，不可再等候了。所以逼得我不得已，纔這樣做的。我時常只怕死的不得當，現在這樣死法，就是我的魂靈也不難爲情了！」後來因爲受傷很重，不能走路，沒有出關就死。那押解的人回到京師來，告訴他人，便這麼說法。

馮子聽得這事，淌着眼淚道：「唉！養起奴僕的人不肯去說，可是做人家奴僕的人倒去說了！而且康熙皇帝又是很好的，原來是虛心能聽人家話的，只因不肯爲了一個奴僕，弄得朝廷丟臉子，看輕了當世的士，所以便這麼的嚴辦他一下，他那看重有爵位的君子，是何等鄭重呢！唉！這個奴僕，只奴僕着他的身子，却很有讀書人的品行，真是奇奴哩！」

獨奕先生傳

魏禧